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豆棚閑話 第一則 介之推火封妒婦

江南地土窪下，雖屬卑溫，一交四月便值黃霉節氣，五月六月就是三伏伏天，酷日當空；無論行道之人汗流浹背，頭額焦枯，即在家住的也吼得氣喘，無處存著。上等除了富室大家，涼亭水閣，搖扇乘涼，安閑自在；次等便是山僧野叟，散發披襟，逍遙於長鬆蔭樹之下，方可過得；那些中等小家無計布擺，只得二月中旬覓得幾株羊眼豆秧，種在屋前屋後閑空地邊，或拿幾株木頭、幾根竹竿搭個棚子，搓些草索，周圍結彩的相似。不半月間，那豆藤在地上長將起來，彎彎曲曲依傍竹木隨著棚子牽纏滿了，卻比造的涼亭反透氣涼快。那些人家或老或少、或男或女，或拿根凳子，或撥張椅子，或鋪條涼蓆，隨高逐低坐在下面，搖著扇子，乘著風涼。鄉老們有說朝報的，有說新聞的，有說故事的。除了這些，男人便說人家內眷，某老娘賢，某大娘妒，大分說賢的少，說妒的多；那女人便說人家丈夫，某官人好，某漢子不好，大分愛丈夫的少，妒丈夫的多。可見『妒』之一字，男男女女日日在口裡提起、心裡轉動。如今我也不說別的，就把『妒』字說個暢快，倒也不負這個搭豆棚的意思。你們且安心聽著。

當日有幾個少年朋友同著幾個老成的人也坐在豆棚之下，右手拿著一把扇子，左手拿著不知甚麼閑書，看到鬧熱所在，有一首五言四句的詩，忽然把扇於在凳上一拍，叫將起來，便道：『說得太過！說得太過！』那老成人便立起身子道：『卻是為何？』那少年便把書遞與他，一手指道：『他如何說「青竹蛇兒口，黃蜂尾上針。兩般猶未毒，最毒婦人心」？做待的人想是受了婦人閑氣，故意說得這樣利害。難道婦人的心比這二種惡物還毒些不成？』那老成人便接口說道：『你們後生小夥子不曾經受，從不曾出門看見幾處，又不曾逢人說著幾個，如何肯信？即在下今年已及五旬年紀，寧可做個鰥夫，不敢娶個婆子。實實在江湖上看見許多，人頭上說將來又聽得許多，一處有一處的利害，一人有一人的狠毒，我也說不得許多。曾有一個好事的人，把古來的妒婦心腸並近日間見的妒婦實跡備悉纂成一冊《妒鑒》，刻了書本，四處流傳。初意不過要這些男子看在眼裡，也好防備一番；又要女人看在肚裡，也好懲創一番。男男女女好過日子。這個功德卻比唐僧往西天取來的聖經還增十分好處。那曉得婦人一經看過，反道「妒」之一字從古流傳，應該有的。竟把那《妒鑒》上事跡看得平平常常，各人另要搜尋出一番意見，做得新新奇奇，又要那人在正本《妒鑒》之後刻一本「補遺」、二集、三集，乃在婦道中稱個表表豪傑，纔暢快他的意思哩！』又有一個老成人接口道：『這《妒鑒》上有的卻是現在結局的事，何足為奇？還有妒到千年萬載做了鬼、成了神纔希罕的事。那少年聽見兩個老成人說得動動節節，就拱著手說道：『請教！請教！』那老成人說道：『這段書長著哩，你們須煮幾大壺極好的鬆蘿禡片、上細的龍井芽茶，再添上幾大盤精緻細料的點心，纔與你們說哩！』那少年們道：『不難不難，都是有的。只要說得真實，不要騙了點心、茶吃，隨口說些謊話哄弄我們。我們雖是年幼不曾讀書，也要質證他人方肯信哩！』那老成人不慌不忙，就把扇子折攏了放在凳角頭，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『某年某月，我同幾個夥計販了藥材前往山東發賣。騎著驢子，隨了車馱，一程走到濟南府章邱縣臨濟鎮之南數里間，遇著一條大河。只見兩邊船隻、牲口，你來我往，你往我來，稠稠密密，卻也不在心上。見有許多婦人，或有過去的，或有過來的。那丑頭怪腦的，隨他往來，得個平常；凡有一二分姿色的，到彼處卻不敢便就過去，一到那邊，都把兩鬢蓬鬆鬆扯將下來，將幾根亂草插在鬢上，又把破舊衣服換在身上，打扮得十分不像樣了，方敢走到河邊過渡。』

臨上船時，還將地上的浮土灰泥擦抹幾把，纔放心走上船，得個平平安安渡過河去。若是略象模樣婦人不肯毀容易服，渡到大河中間，風波陡作，捲起那醜醜的浪頭直進船內，把貨物潑濕，衣服穢污，或有時把那婦人隨風捲入水內，連人影也不見了。你道甚麼妖魔鬼怪在彼作如此的兇險惡孽？我悄悄在那左近飯店輕輕訪問。那裡人都要過渡，懼怕他的，不敢明白顯易說出他的來頭。只有一個老人家在那裡處蒙館的，說道：這個神道其來久矣。在唐時有個人做一篇《述異記》，說道：此河名叫妒婦津，乃是晉時朝代泰始年號中，一人姓劉名伯玉，有妻段氏名明光，其性妒忌；伯玉偶然飲了幾杯餓酒，不知不覺在段氏面前誦了曹子建的《洛神賦》幾句道：『其形也翩若驚鴻，婉若游龍。榮曜秋菊，華茂春鬆。彷彿兮若輕雲之蔽月；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。遠而望之，皎若太陽之昇朝霞；迫而察之，灼若芙蕖之出淥波。穠纖得中，修短合度。肩若削成，腰如約素。延頸秀項，皓質呈露。芳澤無加，鉛華弗御。雲鬢峨峨，修眉聯娟，丹脣外朗，皓齒內鮮，明眸善睐，靨輔承權。瑰姿艷逸，儀靜體閑。柔情綽態，媚於語言。』

奇服曠世，骨象應圖。披羅衣之璀璨兮，珥瑤碧之華瑤。戴金翠之首飾，綴明珠以耀軀。踐遠遊之文履，曳霧縞之輕裾。微幽蘭之芳藹兮，步蜘蛛於山隅。

讀至此，不覺把案上一拍，失口說道：『我生平若娶得這樣個標緻婦人，由你潑天的功名富貴要他什麼！吾一生心滿意足矣！』此乃是醉後無心說這兩句放肆的閑話，那知段氏聽了心中火起，就發話道：『君何看得水神的面目標緻就十二分尊重，當面把我奚落？若說水神的好處，我死何愁不為水神！』

不曾說完，一溜煙竟走出門去。那伯玉那知就裡。不料段氏走到河濱，做個鷓子翻身之勢，望著深處從空一跳，就從水面沈下去了。伯玉慌得魂不附體，放聲大哭。急急喚人打撈，那有蹤影？整整哭了七日，喉乾嗓啞，一交跌倒騰腫暈去。只見段氏從水面上走近前來說道：『君家所喜水神，吾今得為神矣！』

君須過此，吾將邀子為偕老焉！』言未畢，段氏即將手把伯玉衣袂一扯，似欲同入水狀，伯玉驚得魂飛天外，猛力一迸，忽然甦醒，乃是南柯一夢。伯玉勉強獨自回家。詎料段氏陰魂不散，日日在津口忽然作聲，忽時現形，只要伺候丈夫過津，希遂前約。不料伯玉心餒，終身不渡此津。故後來凡有美色婦人渡此津者，皆改妝易貌，然後得濟。不然就要興風作浪，行到河水中間便遭不測之虞了。』那些後生道：『這段氏好沒分曉，只該妒著自己丈夫，如何連別的女人也妒了？』又有個老者道：『這個學究說的乃是做了鬼還妒的事，適纔說成了神還妒的事，卻在那裡？』內中一個老者道：『待我來說個明白！那妒婦津天下卻有兩處，這山東的看來也還平常，如今說的纔是利害哩！』

那後生輩聽見此說，一個個都站將起來，神情錯愕，問道：『這個卻在何處？』老者便道：『在山東對門山西晉地太原府綿縣地方。行到彼處未及十里，路上人娓娓說長說短，都是這津頭的舊事，我卻不信。看看行到津口，也有許多過往婦人妝村扮丑，亦如山東的光景，也不為異。直到那大樹林下，露出一個半大的廟宇，我跳下牲口，把韁繩、鞭子遞與驢夫，把衣袖扯將下來，整頓了一番，依著照牆背後轉到甬道上去。抬頭一看，也就把我唬了一驚：只見兩個螭頭直沖霄漢，四圍鷹爪高接雲煙；八寶妝成鴛鴦瓦脊耀得眼花，渾金鑄就鸞鸞門環閃人心怕。左邊立的朱髭赤發、火輪火馬，人都猜道祝融部下神兵；右邊站的青面獠牙、皂蓋玄旗，我卻認做瘟疫司中牙將。』

中間坐著一個碧眼高顴、紫色匾兜面孔、張著簸箕大的紅嘴，乃是個半老婦人，手持焦木短棍，惡狠狠橫踞在上；旁邊立著一個短小身材、匾瘦苦楚形狀的男人，朝著左側神廚角裡，卻是為何？正待要問，那驢夫搖手道：『莫要開言，走罷走罷！』只得上驢行路。走了五六里，稍問再三，驢夫方說：『這個娘娘叫做石尤奶奶，旁邊漢子叫做介之推，直是秦漢以前列國分爭時節晉國人氏。只因晉獻公寵愛了一個驪姬，害了太子申生，又要害次子重耳。重耳無奈，只得奔逃外國求生。介之推乃是上大夫介立之子，年紀甫及二十，纔娶一妻，也是上大夫石吁之女，名曰石尤。兩個原生得風流標緻，過得似水如魚，真個才子佳人天生一對、蓋世無雙的了。卻為重耳猝然遭變，立刻起程；之推是東宮侍衛之臣，義不容緩，所以奮不顧身，一響頭隨他走了，不曾回家說得明白。就是路中要央個熟人寄信回時，那重耳是晉國公子，隨行有五人：一個是魏翬，一個是狐偃，一個是顛頡，一個是趙衰，這個就是之推了。急切裡一時逃走，恐怕漏了消息驪姬知道，唆聳獻公登時興兵發馬，隨後追趕，不當穩便；都是改頭換面，蓋蓋襖襖，夜住曉行，甚是苦楚。石氏在家那曉得這段情節？只說：『正在恩愛之間，如何這冤家囉地拋閃？想是有了外遇，頓然把我丟』

棄！」叫天搶地，忿恨一回，痛哭一回，咒詛一回，癡想一回，恨不得從半空中將之推一把頭髮揪在跟前，生生的咬嚼下肚，方得快心遂意。不料一日一日，一年一年，胸中漸漸長起一塊刀砍不開、斧打不碎、堅凝如石一般，叫做妒塊。俗語說，女傍有石，石畔無皮，病人膏肓，再鎔不得的了。那知之推乃是個忠誠苦節之臣，隨了重耳四遠八方，艱難險阻，無不嘗遍。一日逃到深山，七日不得火食，重耳一病幾危。

隨行者雖有五人，獨有之推將股上肉割將下來，煎湯進與重耳食之，救得性命。不覺荏苒再過了一十九年，重耳方得歸國，立為文公，興起霸來。後來那四個從龍之臣都補了大官受了厚祿，獨之推一人當日身雖隨著文公周行，那依戀妻子的心腸端然如舊。一返故國便到家中訪問原妻石氏下落，十餘年前早已搬在那綿竹山中去了，之推即往山中探訪消息。石氏方在家把泥塑一個丈夫，朝夕打罵得，不已，忽然相見，兩個顏色俱蒼，卻不認得，細說因由，方纔承認，忽便震天動地假哭起來。之推把前情說了一番，那石氏便罵道：『負心賊！閃我多年，故把假言搪塞。』只是不信。少不得婦人家的舊規，手過口咬、頭撞腳踢了一回。弄得之推好像敗陣傷亡，垂頭喪氣，一言也不敢發，只指望待他氣過，溫存幾時，依舊要出山做官受職去的。那知石氏心毒得緊，原在家中整治得一條紅錦九股套索在衣箱內，取將出來，把之推扣頸縛住，頃刻不離，一毫展動不得。

說道：『我也不願金紫富貴，流浪天涯，只願在家兩兩相對，齋鹽苦守，還要補完我十九年的風流趣興，由那一班命運大的做官罷了。』之推既被拘係，上不能具疏奏聞朝廷，下不能寫書邀人勸解，在晉文公也不知之推在於何處。倒是同難五人中一人不見之推出山，朝廷又不問他下落，私心十分想慕，不肯甘心，造下一首四言鄙俚之句，貼於宮門，暗暗打動文公意思。詩曰：『有龍矯矯，頓失其所。五蛇從之，周流天下。』

龍飢乏食，一蛇割股。龍返於淵，安其壤土。四蛇入穴，皆有處所。一蛇無穴，號於中野。』一時間宮門傳誦，奏聞文公。

文公惶愧不已，遂喚魏翬遍訪之推下落。之推身已被係，安得出來？魏翬是個武夫，那裡耐煩終日各處搜求，況且綿竹之山七百里開闊，實難蹤跡。卻算計道：『我四下裡放起火來，燒得急了，怕他不奔將出來！』此時乃是初春天氣，山上草木尚是乾枯的，順著風勢教人舉火，一霎時漫天漫地卷將起來。那知之推看見四下火起，心知魏翬訪求蹤跡，爭奈做了個藤纏螃蟹、草縛團魚，一時出頭不得。即使遇著魏翬，磨滅得不成冠裳中人體面，一時忿恨在心，不如速死為快！因而乘著石氏睡熟，也就放一把無情火來。那火卻也利害，起初不過微煙裊裊，攪著石罅燐光，在山間住久的還不覺得。未幾，火勢透上樹枝，惹著鬆油柏節，因風煽火，火熾風狂，從空舒卷，就地亂滾將來。一霎時，百道金蛇昂頭擺尾，千群赤馬縱鬣長嘶。四壁廂嘩嘩叭叭之聲勝似元宵爆竹，半天裡騰騰閃閃之燄不減三月咸陽。逃出來的狐狸，跳不動的麋鹿，都成肉爛皮焦；叫不響的鴉鷹，飛不動的鸞鶴，盡是毛摧羽燦。此時石氏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奔前不能，退後不得，漸漸四下緊逼將來，就把之推一把抱定說道：『此後再不妒了！』卻也悔之晚矣。那知石氏見火勢逼近，絕不著忙，只願與之推相抱相偎，毫無退悔，故此火勢雖狂，介子夫妻到底安然不動。略不多時，之推與石氏俱成灰燼。後來魏翬搜山，看見兩個燒死屍骸，方曉得之推夫婦已自盡了。正要收取骸骨，中間尚有一堆餘火未熄。魏翬仔細上前看時，卻又不青不紅，不紫不綠，一團鬼火相似，真也奇異。忙教左右將那燒不過的樹枝撥開看時，乃是斗大一塊鵝卵石滾來滾去。那火光亦漸漸微了，石子中間卻又放出一道黑氣，上沖霄漢，風吹不斷。魏翬同一伙人見得恁般作怪，即忙寫了一道本章，把此一塊寶貝進上文公，大略說之推高隱之士，不願公侯，自甘焚死。紀載他焚燒之時，正是清明節前一日。文公心中惘然，即便遣官設祭一壇，望空遙奠，又命下國中，人家門首俱要插柳為記，不許舉火，只許吃些隔夜冷食。至今傳下一個禁煙寒食的故事。

那塊寶貝也只道甚麼活佛、神仙修煉成的金剛舍利子一樣，忙教後宮娘娘、妃嬪好好收藏。那知這物卻是禍胎，自從進宮之後，人人不睦，個個參差。後來文公省得此物在內作祟，無法解禳。

直到週天王老庫中，請出后妃傳下來百鍊降魔破妒金剛寶錘，當中一下將來，打得粉花零碎，漫天塞地化作萬斛微塵，至今散在民間，這黑氣常時發現。此是外傳，不在話下。且說那石氏自經大火逼近之際，抱著耿耿英靈，從那烈燄之中一把扭定了介之推，走闖到上帝駕前，大聲訴說其從前心事。上帝心裡也曉得妒婦罪孽非輕，但守著丈夫一十九年，心頭積恨一時也便泯滅不得。適值有一班散花仙女又在殿前，懼憐他兩個夫婦都有不得已一片血誠，在生不曾受得文公所封綿上之田，死後也教他夫妻受了綿地血食。但是妒心到底不化，凡有過水的婦人，都不容他畫眉搽粉、大袖長衫，俱要改換裝束。那男人到廟裡看的，也不許說石尤奶奶面目變得醜惡、生前過失。

但有奉承奶奶幾句、數落之推幾句的，路上俱得平安順利。

近日有個鄉間婦人，故意妝扮妖妖嬈嬈渡水而過，卻不見甚麼顯應。

此是石奶奶偶然赴會他出，不及堤防，錯失的事。那知這婦人意氣揚揚，走到廟裡賣嘴弄脣，說道：『石奶奶如今也不靈了，我如此打扮，端的平安過了渡來。』說未畢口，那班手下的幫妒將帥火速報知，一霎時狂風大作，把那婦人平空吹入水裡淹死了。查得當日立廟時節，之推夫婦原是衣冠齊楚併肩坐的，為因這事平空把之推塑像忽然改向朝著左側坐了。地方不安，改塑正了，不久就坍。如今地方上人理會奶奶意思，故意塑了這個模樣。此段說話，卻不是成了神還要妒的故事麼？

至今那一鄉女人氣性極是粗暴，男人個個守法，不敢放肆一些。

凡到津口，只見陰風慘慘，恨霧漫漫，都是石奶奶狠毒英靈障蔽定的。唐時有人到那裡送行吟詩，有『無將故人酒，不及石尤風』之句，也就是個證了。那幾個後生聽了嘆道：『大奇！』

大奇！方纔那首「青竹蛇兒」的詩可見說得不差，不差。』又有一個說道：『今日搭個豆棚，到是我們一個講學書院，天色將晚，各各回家，老丈明日倘再肯賜教，千萬早臨。晚生們當備壺酒相候，不似今日草草一茶已也。』

總評《太平廣記》云：『婦人屬金，男子屬木，金剋木，故男受制於女也。』然則女妒男懼，乃先天稟來，不在化誨條例矣。

雖然，子即以生剋推之，木生火，火能剋金；金生水，水又生木。則相剋相濟，又是男可制女妙事。故天下分受其氣，所以『妒』、『懼』得半，而理勢常平。艾衲道人《閑話》第一則就把『妒』字闡發，須知不是左袒婦人，為他增燄也。妒可名津，美婦易貌；鬱結成塊，後宮參差。此一種可鄙可惡景象，縷縷言之，人人切齒傷心，猶之經史中『內君子，外小人』。

揣摩小人處，十分荼毒氣概；揣摩君子處，十分狼狽情形。究竟正氣常存，奇衷終餒，是良史先賢之一番大補救也。知此則《閑話》第一及妒婦，所謂詩首《關雎》，書稱『妖降』可也。